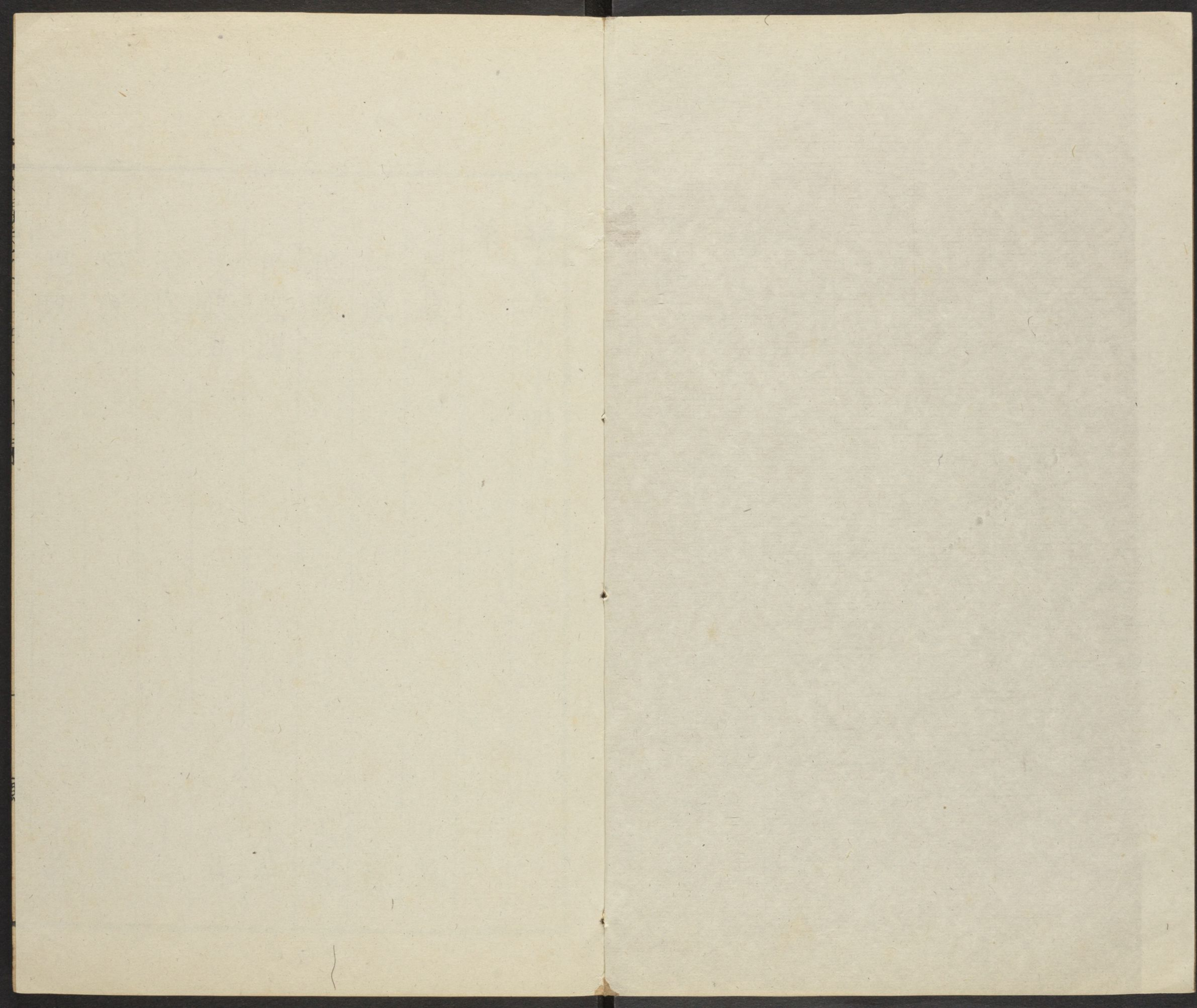


T5238.07/0623

+



文編卷之四十四目錄

策

民政一

民政二

民政三

民政四

民政五

民政六

民政七

民政八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小蘇

小蘇

小蘇

小蘇

小蘇

小蘇

小蘇

小蘇

文編卷之四十四目錄

賜

文編卷之四十四
民政九

小蘇

民政十

小蘇

目錄終

文編卷之四十四 策

武進 荆川唐順之 應德甫 選批

丹陽 門人姜 寶廷 善 編次

知福州府墊江湖 帛子 行 校刊

民政一 小蘇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為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為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為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

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耻之際力田者
民之最勞而孝悌廉耻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
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
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
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
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
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
耻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
有疆狠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
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 方今天下之人徂於工商

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
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起
之心而閨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
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之間莫不以
為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切觀三代之遺文至於
詩而以為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喜
乎此是未得為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
播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
感動其意故曰粳粳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
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苜其饌伊黍其筮伊糾其鉏

斯趙以薺荼蓼當此時也民既勞矣故爲之言其室
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勉率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
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
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特牲有採
其角以似以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功既畢民之勞
者得以與其婦子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酒食肉以
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有以
輕用其力而狼戾無親之人有所甚暴悅而自改其操
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工而教之使知其樂
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

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
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
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羸
縣之吏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
之民其視羸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
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
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
所與競者邪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
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羸
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

情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急情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罷縣頗置禮焉以風天下使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耻勉疆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伍而何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以漸至於下矣

民政二

小蘇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繫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

而不厭至於戰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翕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閭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於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

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悌忠信聞於鄉黨而達於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尚安知其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以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

其罪不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爲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爲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欲與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爲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之爲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廼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

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爲牧邪將爲樵邪爲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爲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爲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爲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爲聲病剽畧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唯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却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士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

之可耻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疇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間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科舉而不知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知上意之

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俗可
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民政三

小蘇

臣聞聖人將有以奪之必有以予之將有以正之必
有以柔之納之於正而無傷其心去其邪僻而無絕
其不忍之意有所矯拂天下大變其俗而天下不知
其爲變也釋然而順油然而化無所齟齬而天下遂
至於大正矣蓋天下之民邪淫不法紛亂而至於不
可告語者非今世而然也夫古者三代之民耕田而
後食其粟斲繅而後衣其帛欲享其利而勤其力欲

獲其報而厚其施欲求父子之親則盡心於慈孝之
道欲求兄弟之和則致力於長悌之節欲求夫婦之
相安朋友之相信亦莫不務其所以致之之術故民
各治其生無望於僥倖之福而力行於可信之事凡
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如此其精也至其不幸而死
其親戚子弟又爲之死喪祭祀歲時伏臘之制以報
其先祖之恩而可安卹孝子之意者甚具而有法籩
豆簠簋飲食酒醴之薦而大者於廟而小者於寢薦
新特祭春秋不闕故民終三年之憂而又有終身不
絕之恩愛慘然若其父祖之居於其前而享其報也

至於後世則不然民怠於自修而其所以養生求福之道皆歸於鬼神冥冥之間不知先王喪紀祭祀之禮而其所以追養其先祖之意皆入於佛老虛誕之說是以四夷之教交於中國縱橫放肆其尊貴富盛擬於王者而其徒黨遍於天下其宮室棟宇衣服飲食常侈於天下之民而中國之人明哲禮義之士亦未嘗以爲怪幸而其間有疑怪不信之心則又安視而不能去此其故何也彼能執天下養生報死之權而吾無以當之是以若此不可制也蓋天下之君子嘗欲去之而亦旣去矣去之不久而還復其故其根

之入於民者甚深而其道之悅於民者甚佞世之君子未有以解其所以入而易其所以悅是以終不能服天下之意天下之民以爲養生報死皆出於此吾未有以易之而遂絕其教欲納之於正而傷其心欲去其邪僻而絕其不忍之意故民之從之也甚難聞之曰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作乎此者必有以動乎彼也夫天下之民非有所悅乎佛老之道而悅乎養生報死之術今能使之得其所以悅之之實而去其所以悅之之名則天下何病而不從蓋先王之教民養生有方而報死有禮凡國之賞罰黜陟各當其

實貧富貴賤皆出於其人之所當然力田而多收畏法而無罪行立而名聲發德成而爵祿至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獲福之因故無惑於鬼神而其祭祀之禮所以仁其祖宗而慰其子孫之意者非有鹵莽不詳之意也故孝子慈孫有所歸心而無事於佛老臣愚以爲嚴賞罰敕官吏明好惡慎取予不赦有罪使佛老之福不得苟且而惑其生因天下之爵秩建宗廟嚴祭祀立尸祝有以大塞人子之意使佛老之報不得乘隙而制其死生漢唐之際嘗有行此者矣而佛老之說未去嘗有士人者矣而賞罰不詳祭祀不謹

是以其道牢固而不可去既去而復反其舊今者國家幸而欲減損其徒日朘月削將至於亡然臣愚恐天下尚猶有不忍之心天下有不忍之心則其勢不可以久去故臣欲奪之而有以予之正之而有以柔之使天下無憾於見奪而日安其新此聖人所以變天下之術歟

民政四

小蘇

臣聞管子治齊始變周法使兵民異處制國爲二十一鄉其工商之鄉六而士鄉十五制鄙以爲五屬立五大夫使各治一屬之政國中之士爲兵鄙野之民

爲農農不知戰而士不知稼各治其事而食其力兵以衛農農以資兵發兵征行暴露戰鬪而農夫不知其勤深耕疾耨霑體塗足而兵卒不知其勞當是之時桓公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北伐山戎制零支斬孤竹西攘白狄逾太行渡辟耳之溪九合諸侯築夷儀城楚丘徜徉四方國無罷弊之民而天下諸侯往來應接之不暇及秦孝公欲并海內商鞅爲之倡謀使秦人莫不執兵以事戰伐而不得反顧而爲農陰誘六國之民使專力以耕關中之田而無戰攻守禦之役二者更相爲用而天下卒以不抗何者

我能累累出兵不息而彼不能應我能外戰而內不之食而彼必不戰而後食可足此二者管仲商鞅之深謀也自管仲死其遺謀詎借策後世無復能用而獨其分兵與民之法遂至于今不廢何者其事誠有以便天下也今夫使農夫竭力以闢天下之地醵其所得以衣食天下之武士而免其死亡戰鬪之患此入之情誰不可者然當今天下之事與管仲商鞅之時則已大異矣古者霸王在上倉廩豐實百姓富足地利已盡而民未乏困當此之時謂之人有餘今天下之田疾耕不能徧而蓬蒿藜莠實盡其利人不得

以爲食而禽獸之所蕃息當是之時謂之地有餘古
之聖人人有餘則務在於使人是以天下之人雖其
甚蕃而舉無廢功地有餘則務在於闢地是以天下
之地雖其甚寬而舉無遺力今也海內之田病於有
餘而上之人務在於使人不已過哉臣觀京師之兵
不下數十百萬沿邊大郡不下數萬人天下郡縣千
人爲輩而江淮漕運之卒不可勝計此亦已侈於使
人矣且夫人不足而使人之制不爲少減是謂逆天
而違人昔齊桓之世人力可謂有餘矣而十五鄉之
士不過三萬車不過八百乘何止有懼不能久也 方

今天下之地所當厚兵之處不迴迴京師與西邊北邊
之郡耳昔者 太祖 太宗旣平天下四方遠國或
數千里以爲遠人險詖未可以盡知其情也故使關
中之士往而屯焉以鎮服其亂心及天下旣安四海
一家而因循久遠遂莫之變夫天下之兵莫如各居
其鄉安其水土而習其險易而特病其不知戰故今
世之患患在不教鄉兵而專任屯戍之士爲抗賊之
備且天下治平非沿邊之郡則山林匹夫之盜及其
未集而誅之可以無事於大兵苟其有大盜則其爲
變故亦非戍兵數百千人之所能制若其要塞之地

不可無備之處廼當厚其土兵以代之耳聞之古者
良將之用兵不求其多而求其樂戰今之爲兵之人
夫豈皆樂乎爲兵哉或者饑饉困躓不能以自存而
或者年少無賴既入而不能以自脫蓋其間常有思
歸者矣故臣欲罷其思歸之士以減屯戍之兵雖使
去者大半臣以爲處者猶可以足於事也蓋古者有
餘則使之以寬而不足則使之以約苟必待其有餘
而後能辦天下之事則無爲貴智矣

民政五

小蘇

臣聞近代以來天下之變備矣世之君亡隨其破敗
而爲之立法補苴缺漏以疏剔焚穢其爲法亦已盡矣
而後世之弊常不爲之以少息其法既立而旋亡其民
暫享其利而不能久因循維持至於今世承百王之
弊而獨受其責其病最爲繁多而古人已行之遺策
又莫不盡廢而不舉是以爲國百有餘年而不至於
治平者由此之故也蓋天下之多虞其始自井田之
亡田制一敗而民事大壞紛紛而不可止其始也兼
并之民衆而貧民失職貧者無立錐之地而富者連
阡陌以勢相役收大半之稅耕者窮餓而不耕者得
食以爲不便故從而爲之法曰限民名田貴者無過

若干而貧者足以自養此董生之法也天下之人兼
并而有餘則思以爲驕奢驕奢之風行於天下則富
者至有破其貲畜而貧者耻於不若以爭爲盜而不
知厭民皆有爲盜之心則爲之上者甚危而難安故
爲之法曰立制而明等使多者不得過而少者無所
慕也以平風俗此賈生之法也民之爲性豐年則食
之而無餘饑年則轉死於溝壑而莫之救富商大賈
乘其不足而責膏之以重其災人因其有餘而賤取之
以待其弊予奪之納歸於豪民而上不知收粒米狼
戾而不爲歛藜藿不繼而不爲發故爲之法曰賤而
官爲糴之以無傷農責而官爲發之以無傷民小饑
則發小熟之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歛大饑則發大熟
之歛此李悝之法也古者三代之兵出而爲兵入而
爲農出兵臨敵則國有資糧之儲而兵罷役休則無
復養兵之費及至後世海內多故而征伐不息以爲
害農故特設兵以辦天下之武士其始若不傷農者
而要其終衣食之奉農亦必受其困故爲之法曰不
戰則耕以自養而耕之間暇則習爲擊刺以待寇至
此趙充國之法也蓋古之遺制其可以施於今者甚
多而臣不敢復以爲說而此四者皆天下之所共知

而不行者也夫知之而不行此其故何歟臣聞事固有可以無術而行者有時異事變無術而不可行者均民以名田齊衆以立制是無術而可以直行者也平糴以救災屯田以寬農是無術而不可行者也古者賢君在上用度足而財不竭損其有餘以備民之所不足而不害於歲計今者歲入不足以爲出國之經費猶有所不給而何暇及於未然之備古者將嚴而兵易使其兵安於劬勞故雖使爲農而不敢辭今者天下之兵可使執勞者皆一不知戰而可與戰者皆驕而不可使衣食豐溢而筋力疲憊且其平居自處

甚倨而安肯爲農夫之事乎以屯田平糴之利舉世以爲不可復者由此之故也夫亦思其術矣臣嘗聞之賈人之治產也將欲有爲而無以爲資者不以其所以謀朝夕之利者爲之也蓋取諸其不急之處而日蓄之徐徐而爲之故其業不傷而事成夫天子之道食租衣稅其餘之取於民者亦非其正矣茶鹽酒織之類此近世之所設耳夫古之時未嘗有此四物者之用也而其爲國亦無所乏絕臣愚以爲可於其中擇取一焉而置之用度之外歲以爲平糴之資且其既已置之用度之餘則不復有所顧惜而發之也

輕發之也輕而後民獲其利其與今之所謂常平者亦已大異矣抑嘗聞之嘗已牧馬者不可使之畜豚豨焉豨之相去未能幾也而猶且不可使今世之兵以爲兵募之而欲疆之以爲農此其不從固無足怪者今欲以兵屯田蓋亦告之以將屯田而募焉人固有無田以爲農而願耕者從其願而使之則雖勞而無怨苟屯田之兵旣多而可用則夫不耕而食者可因其死亡而勿復補以待其自棄矣嗟夫古之人其制天下之患其亦已畧盡矣而其守法者常至於怠惰而不舉是以世之弊常若近起於今者而不求古之遺法而依之以爲治可不大悲矣哉

民政六

小蘇

臣聞三代之時無兵役之憂降及近世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至於今而養兵興役之事皆不得其當而可爲之深憂蓋古者兵出於農而役出於民有農則不憂無兵而有民則不憂無役五口之家常有
一人之兵而二十歲之男子歲有三日之役故其兵疆而費不增役起而人素具雖有大兵大役而不憂事之不集至於兵罷役休而無日夜不息之費其後周衰井田破壞陵夷至於末世天下無復天子之田

皆民之所自有天下之民不食天子之田是故獨賦其稅而不任之以死傷戰鬪之患天子有養兵之憂而天下無攻守劬勞之民以爲大憂故調其財以爲養兵之用而天下之役凡其所以轉輸漕運營建興築之事又皆出於民當此之時民之所以供上之令者三曰租曰調曰庸租者地之所當出調者兵之所當費庸者歲之所當役也故使之納粟於官以爲田之租人入布帛以爲兵之調歲役其力不役則出其力之所直以爲役之庸此三者農夫皆兼爲之而游惰天作之民亦不免於庸調運重漕遠天子不知其費而一出於民民歲得二旬而不役者當帛六十尺民亦不至於大苦故隋唐之間有養兵之困而無興役之患此其爲法雖不若三代之兵不待天子之養然天下之役猶有可賴者皆民爲之也及其後世又不能守廼始變法而爲兩稅以至於今天下非有田者不可得而使而有田者之役亦不過奔走之用而不與天子之大事天下有大興築有大漕運則常患無以爲使故廣募冗兵以供力役之急不知擊刺戰陣之法而坐食天子之俸由是國有武備之兵而又有力役之兵此二者其所以奉養之具皆出於農也

而四海之游民無尺寸之庸調爲農者常使陰出古者游民之所入而天子亦常兼任養兵與役之大患故夫兵役之弊當今之世可謂極矣臣愚以爲天子平日無事而養兵不息此其事出於不得已惟其干戈旗鼓之攻而後可使任其責至於力役之際挽車舂築宮室造城郭此非有死亡陷敗之危天下之民誠所當任而不辭不至以累兵革之人以重費天子之廩食然當今之所謂可役者不過曰農也而農已甚困蓋常使盡出天下之費矣而工商技巧之民與夫遊閑無職之徒常徧天下優游終日而無所

役屬蓋周官之法民之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可使盡爲近世之法皆出庸調之賦庸以養力役之兵而調以助農夫養武備之士而力役之兵可因其老疾死亡遂勿復補而使游民之丁代任其役如期而止以除其庸之所當入而其不役者則亦收其庸不使一日而闕蓋聖人之於天下不唯重乎苟廉而無所求唯其能緩天下之所不給而節其太幸則雖有取而不害於爲義今者雖能使游民無勞苦嗟嘆之聲而常使農夫獨任其困天下之人皆知爲農之不便則相率而事於末末衆而農衰則天子之所獨任

者愈少而不足於用故臣欲收游民之庸調使天下無僥倖苟免之人而且以紓農夫之困苟天下之游民自知不免於庸調之勞其勢不耕則無以供億其上此又可驅而歸之於南畝要之十歲之後必將使農夫衆多而工商之類漸以衰息如此而後使天下舉皆從租庸調之制而去夫所謂兩稅者而兵役之憂可以稍緩矣

民政七

小蘇

臣聞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畝之利衣食之用凡所以養生之具皆賴於天子權出於一而利不分於

疆族民有奉上之憂而無役屬附麗之困是以民德其上而舉天下皆可使奉天子之役使至於末世天子之地轉而歸於豪民而天下之遊民饑寒朝夕之用卹天子不爲而以遺天下之富賈夫天子者豈與小民爭此尺寸之利也哉而其勢則有所不可何者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無田者爲之耕無田者非有以屬於天子也而有田者拘之天子無田以予之而欲役其力也實難有田者授之以田視之以奴僕而可使無憾故夫今之農者非天子之農而富人之農也至於天下之游民販夫販婦工商技巧之

族此雖無事乎田然口食其力而無以爲朝夕之用
則此亦將待人而生者也而天子不卹其闕廼使富
民持其贏餘貸其所急以爲之父母故雖游民天子
亦不可得而使而富者獨擅其利日役其力而不償
其力之所直由此觀之則夫天下之民舉皆非天子
之人而天子徒以位使之非皆得其歡心也夫天下
之人獨有其田者廼始有以附屬於天子此其爲衆
豈足以當其下之仰給之民哉此亦足以見天子之
所屬者已甚寡矣臣愚以爲當今之勢宜收天下
之田而歸之於上以業無田之農夫卹小民之所急

而奪豪民假貸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
爲之計以爲莫如收公田而貸民急夫陳蔡荆楚之
地地廣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無以耕之而吳越巴
蜀之間拳肩側足以爭尋常尺寸之地安土重遷戀
戀而不能去此非官爲之畫策因其凶荒饑饉之歲
乘其有願徙之心而遂徙之於不耕之公田則終不
能以自去今欲待其已去而收其田畝籍其室廬田
爲公田室爲公室以授無田之民使天下雖富庶之
邦亦常有天子之田而又因其籍沒積而勿復鬻募
天下之丁男使分耕其中而無使富民端坐而欲收

公田之遺利使天下之農夫稍可以免僕隸之辱而得上麗於天子而其新徙之民耕牛室屋飲食器皿之類有所不備又皆得以貸於國可以無失其所夫所謂貸者雖其爲名近於商賈市井之事然其爲意不可以不察也天下之民無田以爲農而又無財以爲工商禁而勿貸則其勢不免轉死於溝壑而使富民爲貸則有相君臣之心用不仁之法而收太半之息其不然者亦不名死於脫衣避屋以爲貧民受其困而上不享其利徒使以富民執予奪之權以豪役鄉里故其勢莫如官貸所以賑民之急周官之法使民之貸

者與其有司辨其蓄貲賤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羸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以防其逋逃竄伏之姦而一夫之貸無過若干春貸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薄收其息而優之使之償之無難而又時免其息之所當入以收其心使民得脫於奴隸之中而獲自屬於天子如此則天下之游民可得而使而富民之貸可以不禁而自息然臣以爲收公田者其利遠非可以歲月之間而待其成也要之數十百年則天下之農夫可使大半皆天子之農若夫所謂貸民急者則可以朝行而夕獲其利此最當今之急務也

臣聞古者建都立邑相其丘陵原隰而利其水泉之道通其所無而導其所有使民日取而不盡安居於中而無慕於外利各安其土樂其業無來去遷徙之心膏腴之鄉民不加多而貧瘠之處民不加少天下之戶平均若一皆足以供其疆縣之役使而無所乏困蓋今天下所謂通都大邑千里之城萬戶之郭其陰陽向背與其山林原隰之勢陂池泉水之利皆秦漢以來所謂創置摹畫足以衣食其民而無乏絕者也臣嘗讀周詩公劉之一篇其言自我遷豳之際

登高望遠以求其可居之地與其可用之物莫不詳悉而曲盡其詩曰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迺觀于京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礪取鍛夫古之君子居於其邦其欲知民之所利與器用之所出蓋如此其詳也及觀史記貨殖列傳魏國之所出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稻與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其山林藪澤之所

生與其民之所有往往與古不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爲疆大外抗群蠻內禦秦晉常以其兵橫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境埔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頴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荆棘布野而地至肥壤泉源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爲意一遇水旱民之菜茹往往者因其死喪流亡廢縣罷鎮者蓋往往是矣臣聞善爲政者不用甲兵不斥疆界興利除害教民稼穡收歛倍稱而獲兼地之福今

者舉千里之地廢之爲墟以養禽獸而不甚顧惜此與私割地以予人何異嘗聞之於野人自五代以來天下喪亂驅民爲兵而唐鄧蔡汝之間故陂舊隄遂以堙廢而不治至今百十餘年其間猶未甚遠也蓋修敗補缺或亦旬月之故耳而獨患爲吏者莫以爲事若夫許州非有洪河大江之衝而每年盛夏衆水決溢無以救禦是以民常苦饑而不樂其俗夫許諸侯之故邦魏武之所都而唐節度之所治使歲輒被水而五穀不熟則其當時軍旅之費宗廟朝廷之用將何以供之此豈非近世之弊因循不治以至此哉

然此廼特臣之所見而天下之廣又安能備知蓋嘗以爲方今之患生於太怯而成於牽俗大怯則見利而不敢爲牽俗則自顧而愛其身夫是以天下之事舉皆不成而何獨在此臣欲破其牽俗之風而壯其太怯之氣意凡天下貧窶破散之郡縣使皆擇善事能幹之人而往爲之長因其去也而天子親諭以此使得稍久於其任而察其人民多田野闢者書以爲課何者此非難辦之事是以不待非常之才而後能濟惟其弛放怠惰是以往此今誠少嚴其事使爲吏者知上之屬意於此十歲之後臣以爲此必爲富壤之區而方今天下重征之處亦可漸減而取諸此矣

民政九

小蘇

臣聞天下有二病好戰則財竭而民貧畏戰則多辱而無威欲民之無貧則無疾夫無威欲君之無辱則無望乎財之不竭此二患者天下未嘗兼有也古之人君各從其所安而處其偏是以不獲全享其利而亦未嘗兼受其病者昔匈奴之於漢可以見矣文景之世天下治安民至老死不知征役之勞府庫盈溢其賦於民者二十而取一可謂至盛矣然而匈奴傲

慢侵侮至甚不遜輸金繒納綿繡天子之至辱也而
文景不以爲意以求全其民至於武帝不忍數世之
忿盡天下之銳而攻之闢地千里斬馘百萬匈奴之
民死者大半洗除先帝之宿耻而夸大中國之氣得
志滿意無以加矣而內自疲弊中民之家大抵皆破
無復千金之戶此二者皆有所就其成功是以有所
忍而不顧而智者之論已謂非中國之長筭矣今者
中國之弊在於畏戰畏戰故多辱矣而民又不免於
貧無就其利而偏被其害重賦厚歛以爲二邊之賂
國辱而民困蓋今世之病已極矣賢人君子竭其智

慮以求安其民而常爲夷狄之所擾天子欲使其澤
下布四海而海內常爲夷狄之所困此其弊蓋有原
矣二邊之賂不絕是以天下之賦歛雖知其甚重而
不可輕天下之賦歛甚重而不可輕是以天下之民
雖知其甚困而不可得而安也故臣於民政之終而
特備論其要云蓋方今天下之議莫不以爲二邊
之賂不可去也獨其勇者則曰寧戰而無賂戰未必
敗而賂必至於乏困臣竊以爲此古之漢武帝唐太
宗堅忍而不顧者足以行之然亦有所犯天下之至
危何者吾民之不戰久矣用不戰之民而待必戰之

敵竊恐世俗之難之也夫古者霸王之臣因敗而成
功轉禍而爲福若反覆手之間耳桓公見脅於曹沫
欲背其盟管仲因而信之以自結於諸侯桓公襲蔡
本以誅少姬之罪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之不入而
諸侯大服臣竊韙之 方今二虜之賂雖有所不得
已而然者然其勢偶有似夫戰國之際以謀相傾而
陰相潰者是故臣欲因而成之以潛破二虜之國古
語有之曰將欲取之必固予之昔者晉之取虞越之
取吳皆賴之取東胡石勒之取王俊此四者皆其予
之之力也夫鄰國之患唯其相忌而相伺以不敢相

易是以其慮詳密而難圖今夫中國之不競亦已久
矣彼其相視以爲無能爲者非一日也然猶未肯釋
然而無疑夫惟釋然而無疑而後其國可取今吾猶
有所齟齬於其間彼以吾爲猶有不服之心是以君
臣相視而未敢懈蓋古之英雄能忍一朝之耻而全
百世之利臣以爲 當今之計禮之當加恭待之當
加厚使者之往無求以言勝之而其使之來者亦無
求以言犯之凡皆務以無逆其心而陰惰其志使之
深樂於吾之賄賂而意不在我而吾亦自治於內蒐
兵揀馬擇其精銳而損其數以外見至弱之形而內

收至疆之實作內政以寓軍令凡皆務以自損吾疆
大之勢而見吾衰弱之狀使之安然無所顧忌而益
以怠傲不過數年彼日以無備而吾日以克實彼猶
將以吾爲不足與也而有無敵之求彼怠而吾奮彼
驕而吾怒及此而與之戰此所謂敗中之勝而弱中
之疆者也嗟夫方今之事其勢亦有二而已矣能奮
一朝之勞而盡力以攻之則其後可以大安而其始
也不免有歲月之勤能忍一朝之辱而自損以驕之
則其後可以驟勝而其始也不免有歲月之耻此二
策者皆足以謀人之國敗人之兵而有勝矣而臣竊
謂今世之所安者必其予之而驕之者也嗟夫智能
攻之則以洗天下之太慙不能攻之則驕之而圖其
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拱手以望其成功
者方今每歲委百萬之資以予人而不能使人無
疑其有不服之心罄竭四海而其終不能以成事特
幸其一時之安而欲得其間隙之際以治天下天下
安可得而治哉

民政十

小蘇

臣聞禦戎有二道屯兵以待其來出兵以乘其弊
方今二邊固嘗已屯重兵矣而天下之議以爲中國

之兵無由而出而臣以爲不然何者歛天下之財以奉夷狄彼求之無厭則吾之應之將有所不稱其意大抵不過數十年之間用兵之釁不發於彼之不悅則發於吾之不恐此亦其勢之不可逃者也方其無事之時中國旣不得不畜兵於邊而及其有間又必將出兵而乘其弊此二者不可不素爲之所也今每歲發罷縣之兵以戍邊此其未戰之謀也而臣未知其所以爲戰之術臣聞古者三代之制未有戍邊之役六國之際燕趙最被邊患而當其時西備秦東備齊南備楚內備韓魏千里之國而其四境莫不皆有

所備則其所以備胡者安得戍卒而用之計亦不過其沿邊之民自爲卒伍以制其侵畧而已戍邊之謀始於秦漢內無敵國之虞而罷縣之兵材官蹶張皆出於民之爲役其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以次相承而迭相更代邊鄙之民不可使常爲兵是以不得不驅中原之民而納之塞下以捍寇虜故其戍邊之兵歲初而來歲終而去寒暑不相安險易不相習勇怯不相程志氣不相企上無顧於墳墓而下無愛於妻子平居憂愁無聊無樂土之心而緩急苟免無死戰之意不可盡得其用古之謀臣晁錯陸贄

之徒蓋嘗以爲言矣而况乎今世之兵皆天子之所
廩食以終其身在秦則廩於秦在趙則廩於趙不可
一日而闕非如漢之戍卒則有休罷更代之期也然
猶守此區區既往之陳迹豈不惑哉且舉中原之士
而屯之於邊雖無死傷戰鬪之患而其常自以爲出
征行役苦寒暴露爲國勞苦凡國家之所以美衣豐
食以養我者止爲此等事也故士卒百萬端坐而食
不知行陣之勞不見鋒刃之危而皆已自負以爲有
勞於國其勢不可有所復使此其弊在於使之不得
其道耳今夫陰伺二虜之怠一出兵以逐利於塞外

此誠今世之至計也而臣切恐緩急之際士卒皆已
自負而不可用且夫人之情習已用其力則其心自
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無求報之心則不可以與之
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
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效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
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其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
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臣愚以爲方今之計
內羈之兵當常在內而不以戍邊戍邊之兵當常戍
邊而不待內羈之戍卒募內羈之兵其樂徙邊者而
稍厚之不足則募民之樂爲邊兵者以足之使二邊

文編卷之四十四 第八
二十六
有一定不遷之兵而頗損內罷之衆計其內外之數
相通如舊而止平居無事以此備邊而一旦欲有所
攻奪掩襲則獨發內罷之卒使二者各思致其勇力
以報其上銳而用之惰而置之屯兵歷年而士無所
怨其勞出兵千里而士無所憾其遠兵入則出者得
以休息而無乘塞之苦兵出則守者閑暇而無行役
之困交相爲用如循環之無端而不可竭此其與今
世之法竭天下以養兵守亦使此戰亦使此未戰而
士卒皆怠者其亦少異矣

文編卷之四十四

終

